

## 戰爭與蒼蠅(下)

王寶貴 中國時報 人間咖啡館 930808

如果從一個完全不同的維度（dimension）來看，整個事件更是荒謬得不像話。捷克的科學家兼詩人侯祿布（Miroslav Holub，見2004/5/15中時人間副刊）透過一隻在克雷西之役戰場上的蒼蠅眼中來點出它的荒謬性。古來詩人雖然百家爭艷，各自展現自家的想像力-但是卻幾乎都是以「人」為中心的想像力。屈原是個少數的例外：「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他在「九歌」中已經把自身化為主題的神靈馳騁四海了。

侯祿布的「蒼蠅」詩則是把自身化身為一隻母蠅去感受這場驚天動地（人類眼中）的戰役。對母蠅來說，和一隻瓦登庫爾來的公蠅交配和最後被一隻燕子吃掉，遠比戰場上的殺聲震天和「萬世英名」要重要得多。大多數世人之看待「人生」豈非也如此蠅之看待蠅生一般？侯祿布的捷克前輩卡夫卡便是以「昆蟲世界觀」的觀點而成名的，所以對侯祿布而言，這種異類史觀是其來有自。

下面是他的名詩「蒼蠅」（The Fly）：

蒼蠅  
她停在一棵柳樹幹上  
眺望著  
克雷西戰役之一角，  
那些嘶喊，  
那些喘氣，  
那些哀叫，  
那些萬馬奔騰和天崩地坼。  
在法蘭西騎兵團  
第十四次衝鋒之時  
她交配了，  
和一隻棕眼的公蠅  
自瓦登庫爾飛來的。  
她交搓著她的蠅腳  
飛停在一匹開了膛的馬上  
沉思著  
蠅類之不朽。  
她輕盈地降落在  
克列爾沃公爵  
發藍的舌頭上  
當寂靜降臨

唯有腐壞之細語  
輕柔地環繞群屍  
僅剩餘  
幾隻手和腳  
猶在樹下抖動抽搐  
於是她開始產卵  
在約翰烏爾  
那位皇家兵器師的  
獨眼之上。  
然而她  
被一隻雨燕啄食了  
那隻逃離了  
愛斯特雷之火的。